# 皇明史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六

朱國禎輯

嚴嵩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八月嚴嵩入閣二十三年甲辰翟鑾得罪奪官始當國年餘召夏言壓其上二十七年戊申夏言死復當國前後凡十六年一品考滿二十一年止一子世蕃承蔭有機智頗識徃牒歷工部左侍郎掌尚寶司事三十九年三考滿吏部稱其勤敏忠孝加正二品俸富貴已極惡貫乆盈前三十六年丁巳其密黨趙文華三十六年四月丙申三殿朝門午門災 上欲先建朝門午門責成甚急趙文華方俯吏部尚

書李默得為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文華雖僚然實
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辞奉 旨 上滋不懌且稍覺
其連歲視師江南黷貨殃民要功貨事之詳欲黜免之
重違嵩意八月先謂嵩門接辦料價遲該部不專管
所致文華志似不若昔嵩為回護言該部堂正官事繁
門接木石物料俱集須欽命侍郎及該監官各一員
專管文華因非歲月畧南征致疾似非旬月可愈若二
侍郎俱有差部事缺人管理須添設侍郎一員協理蓋
嵩猶未知 上厭知文華奸狀故也於是工部疏請如
嵩指詔以侍郎雷禮太監袁亨管理營造仍添註工部
侍郎一員命吏部推擇以聞吏部乃以掌通政司事工
部左侍郎盧勳及嵩子世蕃名上世蕃時以工部左侍
郎掌尚寶司事 上點用勳文華隨 上疏請暫命侍郎
署印賜假靜攝旬月稍可即出趨事 上曰今大工方
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疾其令回籍養病即推勳
代堪司空任者以名聞吏部以必進應詔 上疑其年
老以問嵩嵩曰必進雖年六十精力尚健前建重城時
必進任工左區處諸事著有勞績 上乃用之已遣給
事中鄭因宗御史宋儀望監視工程 上既惡文華黷
惡雖斥去意猶未平言官無攻發之者 上怒無所洩

會其子錦衣千戶擇思請假送親回籍時以聖旦祈
停封事期八月終止擇思遂以晦日具疏計御覽在朔
日吉期外矣 上因以是為文華罪謂其吉修限内引
疾欺罔已甚况殺無辜生命朕人宥之以勸後任事者
而其子疏慢乃明書二十九日是為故肙吉期不敬君
上至矣文華黙為民擇思發邊衛充軍因詰禮科夫科
令對狀都給事中謝江右給事中鄭國賓給事中周啟
泰潘守經陳韓楊乾亨俱引罪責其黨護同其飾辭以
對令錦衣衛執詣端門杖責俱黜為民仍以文華江南
諸不法罪狀示嵩且蒙勿以弟子掛念嵩惶恐對文華
平日任情作事不令臣知非幾南征獲功臣為之喜不
意近日人言其過失多端誠如 聖諭然彼時實未有
聞臣言者既不能救正又不能早知以告 皇上臣罪
無可解所以日來措躬慄懼掛念于彼者 皇上俯鑒
臣衷懇加諭慰臣無任感幸初文華憑藉嵩資要結
上寵既以事發張經獄李黙再出江南人畏如豺虎
所至望風媚承指後即獲罪賦賂填溢其後則擇取良
金納之江南金價頓增數倍比以成功凱旋駱璽盈其
與嵩子世蕃比周作惡盤根固蒂朝野以目要其為禍
未已賴 上聖明燭照其奸一旦頓然去之若發蒙振

落中外鼓舞稱快焉削籍死三十八年己未嵩年八十卞肩輿入直

三十九年庚申御史耿定向劾其黨吏部尚書吳鵬疏云

以天官為己私物凡百司例當遷歷者其始也必白
以請也其既也必謝謝以賄也其歲時也必有慶賀之
禮問安之禮慶賀問安以賄也姑不須論請蹟其數事
大較者有如鵬壻董份主考而子紹中式群目駭紹已
自難掩及投官之際會元蔡茂春止得兵部而紹反得
禮部予奪之謂何其何說之能解此臣之不足於鵬者
一也前吏部司屬李一科白璧皆贓墨著聞為御史林
潤較給事中吳洪愈所發騰被遂補外洪愈亦淹滯者
數年以此箝制言官使皆垂首濡足不得一吐憤懣此
臣之不足於鵬者二也文選郎中何海宴驗封員外宗
臣各以含墨貪縱被斥未幾一則升河南參政一則下
福建提學副使又何怪夫居吏部者之貪也此臣之不
足於鵬者三也臣昔在吏部辦事見今文選員外郎張
九一方入為搢紳主事中外目笑之曰此官身價數千
金矣入部以來多為奸利乞墦登壟操心肆行是為天
下貪殘省揭赤帙又何以禁守令使不貪也此臣之下

足於用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德選今得無可否任其紛紛請託濫冒者有力者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疑之南司徒沈坤巨惡也而寘之北祭酒問非 聖明獨斷則計曹為養病之所而太學是播惡之區矣此臣之不足於賢者五也私門納賄幾如闤市甚而盜篋書帕題然授於署中門者弗呵受者弗報如此而欲移文撫按禁貪戢黷臣恐即不反唇亦腹誹也此臣之不足於用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為亂首而欲末流從者未之有也章上鵬及翰林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命鵬損心供職份安心直供不允辭既而九一海晏亦疏乞罷部許復其留用從之罷之嵩薦所親歐陽必進代未久勸罷四

十年辛酉妻歐陽氏卒其年南御史林潤劾其黨鄢法都御史鄢懋卿劾貪冒五罪需索屬官餽餹罪一受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害殺平民罪四加派揚州鹽商羨餘幾變罪五懋卿疏辯照舊供職盈而漸降之罰矣

先是 御札下問辭旨深與西苑玄修陳設齋醮 聖

躬起臥不常外庭得失時壓于懐内侍傳出或蚤或莫閣臣在直房竦息以俟嵩耄而知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擄之奏答悉當　上意又陰結内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資一大鋌爲常先有以待事事湊泊　上意喜益相安燕　上一日不能舍嵩嵩又一日不能舍其子也既專政日久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嵩躊躕未决世蕃即援據已事参綜陳説言之可聽嵩以爲才每語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且與東樓議之盖其别號也世蕃益自恣多交文學幹局之士張聲勢擇心腹悉據要地頤指禍福遂竊國柄

以吏兵二部爲壑明目張膽大啟賂門一時狡佞無行
之士悉趨鄢外劉伯躍萬寀輩咸朋黨交通爲之關節
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墨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
取如探囊朝營暮獲捷若影響趙鄢藉資俱奉使江南
撫按以下咸望塵拜道左供贄脧膏血餽遺竭帑藏中
外切齒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
相敬如賓傍無姬侍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
十二年清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抑必傾嵩
甚懼之世蕃亦畏憚每得貨賂奇珍藏之不敢使見時
亦偃僂侍側毋顧不喜數目攝之曰汝父辛苦起家汝

以應得官應之爲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
陽旣卒　上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
其示禮臣議䘏典從厚後不爲例賜祭三壇所司分治
喪具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年老無它子乞留侍許
之以孫代行世蕃因大佚樂　其干貢各司事如故然
不得出門潛入直房代父擬議閤飛札走問則世蕃方
與諸姬諸狎客徵逐酣昏胡盧不甚了了卽展轉探索
亦不能參透如往時中使守直房催促父引領外片紙
若景星卿雲不時至自以意對旣至追還復改大抵故
步一失多有牴牾　上不懌未發頗聞世蕃淫縱心惡

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神懸周
吉凶　上以為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為
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
之箕曰留待皇帝正法　上嘿然迺萬壽宮災宮在西
苑　文皇舊所御者　上自壬寅宮變即移于此不復
居大內其年十一月癸亥夜火作禁衛皆不能救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諭禮部祭告不必詔示修
省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以　列
聖宴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以　英皇幽錮之所大
不樂次相徐階與工部尚書雷禮議疏并力營新宮

上哀報允卽以階子尚寶司丞璠督工世蕃已公除嵩
言臣子受恩深重請効力止令外巡視防其入也從是
凡軍國大計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
類而已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嘖嘖將有舉動願自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謫戍後無敢以身試
者御史鄒應龍籌之熟具疏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
之不中東有培塿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草穫其
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番二爲義
居然可見四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寅疏上言工部侍郎
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

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關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
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遷法大壞
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
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
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賕賄
爲之關節者不下百十餘人而伊子錦衣緹騎中書嚴
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即數人之中嚴年尤爲
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

世逢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
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
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眞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
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
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
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
子鵠代爲扶櫬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卯客會
賓擁侍姬妾抄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
一日至於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贓穢視祖母喪有同奇
貨驛擾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都

邑爲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婪無度掊尅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骨欲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天下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示爲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效而溺愛惡子任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斅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之首以謝嵩父子之恨并爲言官欺詐者戒疏入　上曰嵩小心忠勤祗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旣

多年矣邦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
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驛遞有司歲給祿米一
百石疏內有名各犯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
當有特加得陞左通參世蕃等訊畢送三法司擬罪嵩
上疏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佑
逆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以兇兒瀆救嵩甚皇恐不敢復言乃
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詔如前旨致仕於是法
司坐世蕃烟瘴衛分鵠鴻龍文邊遠衛各充軍年錮于
獄候追世蕃贓完定擬詔俱如擬特宥鴻爲民嵩　上

猶念嵩故也後治元達至瘐死錦衣獄中鴻業冬俱論
充戍然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
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即
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輔君上闡玄
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
俱斬嵩知　上意已動仍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
發道行怙寵招權及嬌稱　上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
下獄論死　此後宮揚　上疑之先是貴同縣奸民胡大順負緣陶仲文薦供事靈濟宮仲文死大順
以奸欺事發詔斥回籍至是大順希進用乃偽造萬壽
全書一帙謊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
三元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先天水銀鈒之則成清虛
工妙神丹服之却疾不老遣其子玉玄齎妖人何進玉

賁以人京因道錄司左廣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通
內官監太監趙擬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饑程宮道士
以進法秘按官萬象同以扶鸞術侍　上西內因交結
燈時　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導致願意附託
之田王等達以其書藥進　上覽其書問日此是其書
等者如何不來然未明言召之也田王等遂詐爲聚錄抹
徵大瀕入京至則屢上書求見　上請大學士階日胡
大順又來却是藍所王羅萬乘因求問妄務能與至非
令扶其不降自藍道行下獄遂百孽發官或有所使然
者令大須可仍用否階日大順等皆無賴小人不只法
叟而藍田玉尤甚觀其矣自傳與卽可類推至於扶其
若中外適制閑有准者否則荒然不如以濟詞支吾而
巳令宮按巳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得其用使後
宮援果息又不故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治之
以狂之爲止也　上悟乃報曰藍用玉無理之本去冬
賴代何廷王進本銀藥遂詐傳密言取大願至此不治
無以求來者階對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
若還之不問往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
惡乞　聖明遠斷以消隱弊　上乃詔錦衣衛逮大順
田王萬象等問乩不知其好由御也比錦衣衛其上獄

詞若聽 上謂其不貴有意寬之以罔階階曰 聖旨至重
若聽詐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若之何此其機
芽實啟禍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深計乞 聖明斷而行
之 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檻具審疏匿發
穩中伺間訴 上前為大顧等申解 上大怒付司禮
監拷訊具得田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
參廷玉玉玄俱論斬錮於獄檻葬死獄中部臣請驗而
決之 上以逆囚當戮之於市怒該司官吏不如法奏
請致得自斃責令對狀於是刑部尚書黃光昇等
率其屬引罪詔奪郎中万良贍俸二月該吏論罪 六月
御史鄭洛劾大理寺卿萬寀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太常
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贓不職得 旨寀懋卿虞龍被
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住降虞龍為四川僉事九月戊戌
詔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南刑部右侍郎何遷南右通政
胡汝霖南光祿少卿白啟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

兩廣西副使袁應樞諭德唐汝楫南太常寺卿管國子
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閑住伯羅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
婿遷撫江西時厚斂以遺嵩父子欲致崇膴汝霖兩貪
肆不檢啟常歷衮遷光祿入世蕃幕中至以粉墨塗面
供其騃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
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内交通請托至是伯羅
等爲給事中趙灼所劾兩爲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
爲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治罪明年四月嵩具奏起居并
進祈鶴文檢及各宗法秘　上優詔答之仍賜銀五十
兩綵幣四表裏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即鐵

桂觀延道士田玉等為　上建醮祈福玉自言能書符
召鶴嵩試之頁驗會　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法秘
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以上久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
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
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　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
歸終臣餘年　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世蕃未達戍所龍文則潛歸聚謀甚闊多養刺客一日
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以洩此恨階聞厚
為備率勇士密布中外一夕數移多以候旨為名撫几
假寐而已嵩久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　聖恩善

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久可望赦若作此意外勾當
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廷臣大閧必指及于汝　上
方眷徐厚陞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莫若歸命于徐少
月安密為之計先在閣中徐肩隨者且十年恭謹周防
事之幾不敢講鈞禮嵩本柔媚又懲貴溪之禍接對甚
和事必與商語多曲聽徐更深憂曲慮每訟言松為鬼
國不可居又倭患焚掠幾盡必不能居力請于嵩曰江
右德義之鄉願庇宇下遷居求結婚自附嵩亦喜從之
即買宅建坊于南昌徐既善藏嵩亦善遇外若相通內
多潛消故彈嚴氏者非階門生故舊即其鄉親形跡大

菁亦兢兢得免于咎惟世蕃多行無禮非人情所堪徐既曲忍之不盡知也方應龍疏上徐往謁慰藉甚至自誓身任調解嵩喜叩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爲托久留夜半而別既歸子迎于戶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如石壓首常慮傾墜不乘此下手更待何時大罵曰吾非嚴公曲亮包容不至此舍曰報恩而負心爲難人將不食其餘嵩又遣所親探之語具如前益徐亦明知 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絕每遣人致饋甚厚徐必受必加答情意懇勤嵩信爲眞即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釋然無後憂鳩工大治館舍外色假塗塈

人耳目陰賊彌甚才又足以濟惡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校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刼殺取前貲幷其橐以歸其他睚眦必發必狠亦其性實然嵩亦益老所值官司謬益恭示可憐之色其待鄉人素厚人多原之終不能少禁其子子擁郿塢之貲挾虎豹噬人之餘焰鬼瞰其室天亡之期斷可知已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自知仇在必報鉅罷去時著于心又劾祭酒沈坤三十九年劾坤居鄉暴橫擅用非刑打死住房人胡鑾剁其兩手科衆防倭指不知兵人爲敢卒梟首示衆霸關官店將鹽院引皮私刊關防印子勒抽稅銀擧放私債將監生員嚴刑拷打逼取少妻女以私忿囑官監禁母舅占其家貲逐弟賃住房

并及其任南監折毀餘堂為私宅器用等物上覽其疏惡之　詔褫坤職為民仍令廵按逮繫來京訊治坤辛丑狀元素跌宕負氣不能諧俗鄉里人多嫉之初以南祭酒居憂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督率鄉里保所居淮安新城遠近依附者衆坤遂以軍法部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賴以保全而被榜笞者亦遂生怨恨內有給事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應嘉素與坤有隙又性險狠遂與諸生撰為謗言構之于潤疏劾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剟手劓鑿者固無恙也他皆倣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冤之　庚死獄中非其罪人多冤之口語籍籍潤亦深悔恩大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府推官郭諫臣諫臣吳人巳未進士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督郭至其所不起役人戲以泥擲郭郭怒亦不禁或尤之曰我眼孔大京堂科道官俱出公門吮嗟誰敢動此么麼何為者郭遂具揭于潤潤發豎吏俞主事幸揭至皆嚴氏事得之大喜四十三年十月奏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之家龍文与綮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爲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眾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絕禍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祈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一云初世蕃編戍雷州行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住歙縣蔵匿亡命爲逋逃淵藪巡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祈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營建宅宇聚眾廝役四千餘人晨集夜散詭秘叵測袁州府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既而世蕃聞閩廣群盜欲掠其家夜陰蓄家卒千餘人備之由是人心疑懼嘖

旨不已潤

方上疏

四十四年三月二人至京潤仍疏列世蕃居鄉驕奢淫虐諸不法狀甚具疏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男嚴珍一等爲爪牙窮兇極慾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祀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之池以象西海直欄横檻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鵠西府居鴻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紹序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廻繞萬間店舍環亘數十里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變也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輸此其富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億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粥集之女列屋群房天下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舞左舞荒淫無度汙蔑綱常而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餘亡叛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

中妖妄逆義于內且則代哉而聚蒸則出金而散故郭
學三劉相訪洪斗文構錦段閨錢福秀等數十百人明
瞞官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捕獲招中
明指其家人壽二良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昏夜殺人
事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二十有七其
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遂謀之初亦不過結納賊首誘
致人交獻田土今世蕃不法與逆濠無異且包藏禍心
已得在朝之日供諸與撲妄憤異國世蕃受黟祈爲脫
免何異錢寧等之交通宸濠乎居朝則爲錢學華居鄉
則爲濠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
今嚴嵩竊稷百餘公然欺主世蕃問發雷州衛未赴伍
隨居南雄二月而返嵩乃膝體請極遊鄉既奉明旨復
留在家以明旨爲不足徇以國法爲不足徒推知私思
不加公叢護非嵩之敢陛下予世蕃之惡有司受詞數
于嵩送與嵩嵩檢麾其詞而處分之向可誣于不知乎
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曲庇之此臣謂嵩不能
無罪也伏乞　聖明乾斷少　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私黨
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尚衆傳遞謀畫極工各以策獻自裁之每拍掌曰任它

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私謂斯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
上所深惡必殺惟楊焦山沈青霞之獄　上最内忌塡
入必激　聖怒至聚衆通倭之説直以言官謾語諷使
削去便可脱身誅定其黨班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申
楊沈之冤可望昭雪一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
以得名若牽扯所無之事人既不信　上亦生疑非計
之得姦就中臺省房多伴隷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
于當道刑部尚書黄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
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説具稿詣徐階第議之徐固已
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閲畢曰法家斷案良

倖延入内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曰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笑曰别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天下爲世公惡然楊以詐擬　上所諱取　特旨沈賄入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爲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平打發出國門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舉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請特歸另議曰離此一步遲此一日洩此一語從中攪擾者必多事且

有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鬪發聚衆木誅以試上意
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曰天上事惟相公能測
揩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
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即
喚人仍荷戸令疾書用印封上仍囑法司當日日于午
後到朝房攜印吏候其出闕即相會不可雜一人輕發
一語乃散去世蕃見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
欲將我與爾償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
且飲不十日釋縲絏善歸　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恩
命未可知徐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

亦是老父欠斷養成其惡今落我虜中且暫歸用前計未晚誰謂阿儂習者能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玠疏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道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假之以恐嚇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斂貨於巳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牆必先科剋銀兩多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概徧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名曰講缺及巳陞官履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

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還以致
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害
迄今數載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
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十萬金于世蕃擬爲授官
兒藩輿棨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或徙或誅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殘民貽憂宗
社江西南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聽醫官彭孔邪
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倉厫建府第其中重壙九區
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邊
式第宅縱家奴嚴冬等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

所專擅僭越淫佚兇忍之事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懷怨望安居分宜足跡不一至成所能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謗言詛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為名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讐殺人彌制家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王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造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海衛棄伍北走疑誘致北虜南北響應世蕃子紹庭以

帶俸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詗伺其父嚴
嵩溺愛茂法留世蕃原籍仍敢祟飾僞辭奏祈釋戍欺
罔不忠莫此爲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歎望誹上
尤爲不道請同龍文俱擬子罵父者律處斬世蕃量追
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
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
民間田產給還原主子侄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
俱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
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
產田土等事宜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

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　旨下徐袖之郎兩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亟催錦衣官同至城隍廟取二惡略問數語仍逮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閟外都不知世蕃雖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憤得　旨旣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二人

閉相抱哭家人請寫遺屬謝其父及妻子手戰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時李臨川先生公車亦隨看後五十年余偶譚及聞狀曰如豬一般蓋言肥白猶以不磔為恨嵩死借舍衆買棺[illegible]

之墓于官道傍巳亥余使事過之下車一摸也不及半畝土堆無樹木後有石刻僅尺許記其官與號凡二行八字歎息而巳遠見直北峰巒綿亘秀時與人指曰去此十里嚴氏故居也所益用官銀財貨家產親識人等侵匿受寄者追償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為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都人鼓舞稱快有譽階能剪大憝者厰額曰政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主天下可治彼自取罪予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巳哉又曰彼殺桂洲我在事又殺其子人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日後分解哉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笑曰鼠

也非虎也說者謂階深中于嚴氏盛則柔之卑巽太甚敗則傾之機局大深然前非此必不能一日安位安位將以事　明主撥亂返正厚其終也假富貴自汙僻然若蛻所全者大也後非此又必不能除奸如林中蟒穴中蛇速之則受傷縱之則貽害不疾不徐因物付物以人巧奏天則自來君子待小人未有得法中肯如此者蓋寬而實嚴惡而實不惡青天白日中雷轟電閃無留害至今可以想見既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蔽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工料等銀罪狀　十七人各遣配有差法司奏上世蕃籍

沒貲差解部濟邊報允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沒逆犯江彬等家金銀珠玉器皿段疋盡送內庫備賞賚供用今內藏鮮儲請如前例　上詔戶部嵩國大蠹其贓銀宜以一半宮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散失者仍於林潤並撫按有司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冒於是戶部先進巡城御史孫丕揚所沒貲物金四百八十餘兩銀五萬三千餘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　詔該庫驗收仍令江西揚州二處財物速行追解八月江西巡按成守節上籍沒嵩家藏　勅諭三道　誥命二十軸

勅命三軸　御製詩一軸　欽賜大道歌一軸　御筆珍藏二冊冊副三本　御筆珍藏三封　聖諭五十六軸　聖劄一百七封　欽賜銀牙圖書各一面俱没入內府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餘條金鑲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縧環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餘畝餘珍珠寶石幷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之家

及諸常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籍入
詔戶部會都察院擬議上請巳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
銀兩宜送太倉遵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
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
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
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寀副使袁應樞通判章
澤經歷熊繤同知趙濂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冠帶行巡
按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憸邪濟惡今
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　上曰
嵩已處置矣萬寀等依擬田畝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

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爲兵餉邇來有司變賣田産往往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具籍送戶兵二部稽考餘俱允行九月　上諭徐階曰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隹兵不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斯犯不小玆不次報北情搏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於先勝似成功於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過於預防嵩昔妄引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於預庶無大失搏自知利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

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戶部則毋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尤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又苦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武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令各鎮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之於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圖

奪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供餽且總兵於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敕之官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逃於聖鑒無多出類然使能不加挫辱以作其氣當不致萎薾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大人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私意一生漸至於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二氏既籍沒量追之數又在其外

閭報後散失已多遂株蔓頗爲地方累徃返書劄無筭大都付之一火獨直隸廵按王汝正以胡宗憲私書進先宗憲以倭盜軍餉爲言官所劾書抵龍文托世蕃爲內援書中自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已敗書未達仍留龍文所及龍文伏誅汝正搜得以爲奇貨疏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龍文爲用相與謟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兇已正明併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于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

揹何獨矣使六一得亡走倭中恐南事大可慮者又將
在此疏下都察院參覆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華
其子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
憲疏辨歷敘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
且訐汝正私受所竊贓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
部因請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巡撫𢡟江勘報從之宗
憲尋死於獄詔免勘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槓言往者嚴
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
悉寘之法而籍其家矣彼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
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

張卅王宗茂等或難刃戍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
赦過錄用以勵直臣之節疏入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
繫至京問十二月諭户部取没犯銀四十萬兩入内庫
部奏江西布政司及揚州府並在京觧到没官銀共二
十五萬四千三百餘兩除一半濟邊餘尚未到今先進
十萬兩餘三十萬兩俟解到續進　上曰三月決囚後
令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
亦無還果何在耶撫按官并林潤閧言數次欺視不理
其令刑科參奏請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
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鄢懋卿於巡按

遠問時籍沒嚴氏家產所得銀不充二百萬之數詔旨嚴急官司乃指爲宋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又爲怨家告其發塚事皆治罪懋卿後以給取萬宋銀亦遣戍

朱史氏曰世蕃之死擬以謀叛說者謂非正條死自不枉只宜坐以奸黨是已余每見鄉曲中豪橫陷人至死者大都枉入其後積惡取罪一切可死之案都不及正更枉以他事坐死有甚于前之陷人者因思三尺神明若死當其罪亦所甘心惟我枉人人又枉我報之恰當天道好還至妙至神不可思議乃至于此世蕃之惡于

古無二經尺之辭嚮疑令怒反借之以張威福八旬之
交戀互逐壓反掖之以投網羅非逆非叛而何林疏天
寶臚之部稱天寶成之華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
心快也

陸炳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太子太傅左都督陸炳卒贈忠誠伯諡武惠隆慶四年九月追削官職贈諡籍其家錦衣天子之親軍也其創設職事見官制中永樂初掌衛事者紀綱誅死綱山東臨邑人由諸生從上入金川門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恃恩驕橫朋比附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興販居處服飾器皿僭擬　上用蓄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詔旨夜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使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　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戍邊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綱假簿驅除陰欽陽鄉擅擬蠆尾包藏禍心積稔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服心軼僞爲詔下諸司監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般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邪予直人

牛立積又郎獄鳴持大貢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得黃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萬貫帛千五百疋
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值金三十餘萬莊騎
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沒黃金五百
兩金盆一寶鋼二白金帳齊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琵琶
御龍服王冠還輯衣故王帳冠服高皇置酒命優童真保
道真吉祥等效使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
敬舉卿之觴鋼請所用金裝八寶環入寶帽飾玉盡王
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鋪床玉不馬几咸飾交龍
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　上所愁內侍布班富下綱
諭蒙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　上
教若謗取金帛且盡更數曰將王市殺之而先日以行
形報嘗喜道姑陳氏姿色欲買置勝為都督薛藤所先
怨之還於大內持鐶鐶群首臘裂戕死群噤不敢言又
道恙郎指揮唳失帖木不避誣持其月賞事捶之死綱
家蓄養亡命托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為計屬取良家
子十入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嬈好才人既試可
今暫出待歲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捌以次寨莫敢問
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伏法　高皇籍沒其

家所漏賞尚寶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龍角一林奇寶十具異錦綺四十疋願得從贊御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粲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願百石布帛以時進食餌著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散好者不為綱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惟威日重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于 上射柳綱私司射鎮撫龐英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柳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中英折柳鼓乐竟射無亂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其條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諫李春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須示天下

天順中逯杲為曹吉祥所殺門達謫戍正德時朱寧誅死其賢而有名者為袁彬朱驥牟斌王佐佐卒于嘉靖十五年代者陳寅寅卒炳代炳浙之平湖人祖墀隸籍錦衣衛 與王之國安陸選充儀

衛司總旗子松陞千戶　上生于潛邸松妻得爲乳母又三年炳生携入共襚處　上稍長日侍左右既入承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都督僉事炳以官舍知書頗覽文籍欲應有司試父曰吾家自有環衛可事天子何必走寒士路從考功門下頫首聽黜陟爲乃以世職千戶應武舉會試高等歷官見本傳中巳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于火壬寅宮變之夕炳心動帶衛士急趨候門外門閉　皇后懿旨出立應縛逆人正法　上雖聞之甚喜炳雄黠多知數善迎合　上意時虜儆多招勇士爲較尉凡萬餘人

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鮮衣怒馬出入市中人皆目而畏之庚戌虜寇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勒所部門各三百人譏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乘機搶掠者縛其魁治以法中外賴之仇鸞方入援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即渡河所恃者鸞兵抗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充餉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邀擊　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待罪即日計處兵食運送各管不許違誤鸞既被寵用事來結惟陽應心勿善也曰是豺聲能食人必負國見　上倚信未敢示

異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奸無不知者鸞前督師廣東過杭繼娶甚癸兩家互内飲妻歸罵鸞曰汝自誇富貴乃陋媼飾首奇醜我勿逮遠甚令我愧見侍者鸞慙借其飾令鍛工效爲之咸駭愕謝不能蓋得之西域鬼市非人間所有也鸞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嘗早起坐室中士透簾而下夾立覺有異謂曰汝何爲到此任汝所需勿害我曰無他夫人飾若干件安在此瑤池故物奉令來取幸勿斷且勿疑也出與之躡簷去寂無人聲心知鸞所使甚怖亦甚恨鸞本通虜使家丁時義等往來密媾脇成馬市事鈔宣大勿犯薊鎮炳久已刺得未敢聞

上第厚爲備時于射所之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請即其地改爲射所 上以金鼓聲徹于 大內撤改建玄明宮別以大興隆地不爲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言大興隆地亦過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爲演象廳視差擬之所得 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衛牌坊之西率至今人變稱之曰射所武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親兵肄習挽彊命中聲徹禁中蓋密請于 上因欲動

聽 上在西苑聞之問方士陶典真曰此陸炳耶陶知

上意所嚮謬曰天生神將來備陛下肘腋 上喜因遣

小監來覘鸞方自大同回亦率其徒至與角觀勿如偪

見顏色徐奉觴謝曰大將軍能用眾將三十萬騎空虜

庭書名雲臺如拱一較之任用募拳捷取快漢有羽林

期門唐有飛騎彍騎止衛宫庭非大軍比也鸞甚憚之
小較歸報　上默然由此益眷注且悉鸞不足任疑之
矣虜勢愈熾鸞支吾二年技窮當出師疽發背　上命
收其符印代以他將鸞立死奸狀盡露先一夕竊林覲
挾黨自居庸關走大同遣人中道邀縛為證　上大怒
收其拏下獄拷訊陳刑具問反狀妻故素相識認中表
者呼曰夫君有謀惟公知之何問我為衆皆失色炳恚
甚加刑獄成鸞剖棺戮尸傳九邊梟首大同妻子皆斬
有　旨襃諭加秩較尉徐永康等各陞二級倭患方熾
胡少保用兵糜費被劾委罪俞大猷逮至出二千金及

他珍寶賄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
以權勢附麗而善用不露跡卽世蕃恣睢亦入籠絡中
不敢肆特厚徐華亭陰爲保護甚受　上知雖處疑逼
終不能螫深有力焉自其父管象時力救楊南江爲人
所稱緣其意有加凡下獄者必書視甚或輕致醫藥罕
斃獄者　上亦以爲疑呼而詰曰汝枝丫從無死人云
何曰前陛下刻衛生精易方賜群臣皆服之卜者曰眞
主發愿天官護祐皆不死臣卽用嚴刑陛下先造命舉
世仁壽矣　上方好長生之術以爲然益信之得行其
志自以陸宣公之後家世詩書敬禮儒士弟煒巳爲中

書舍人實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子甚劣不可教延東陽人趙祖鵬爲之師益文華之族其所薦者纔數日趨庭拱揖如禮大喜厚賂因納其女稱肺腑親力爲地中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頤指所使無不如意祿賜既厚本衛牧租芻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投門下求庇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布滿畿甸虜諜至入甲仗庫皆經摘發亦其耳目多爪牙健才足運用也因而夷滅無所顧惜亦儘有救之極窮活之垂斃學士大夫下至走卒片言即解者至今人能言之王佐在事柄爲

之屬年未二十佐雜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鄉豕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孽子不肖陸博縱飲有三別墅炳已得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指以叛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眷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旣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周抵毋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恚詬母曰見頃刻死耳毋恐助為虐乎毋叱曰死即死何詭指炳坐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復奚為炳頗發赤趣遣之出事遂寢累貲巨萬豪侈起祠堂即禾中建孔娘廟于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嘗別

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紈綺寶玩所在充牣供帳不移而具輛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田宅於四方若臨清揚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華勢震天下惟內臣猶執故事不為下乃劾司禮太監李彬祭帝貢毀工所物料及內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起丁字大務僭擬山陵大逆不道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李庚王愷皆論斬餘黨遣如律沒入貲產銀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絲環八箱餘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宮省內外惕息不稱官不稱

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出司巡徼入直內殿凡郊
廟以至諸禱祀皆得與焉親近尊信卽勳貴大臣莫敢
望一夕暴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為國發逆盡忠直
撰之功贈諡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縡本衛指揮僉事遣
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在禁近二十餘年
上英明時有不測祇事無頃刻敢怠夜半呼陸炳卽甚
寒暑風雪披衣馳馬縋宮城入矣嘗曰古曰大臣未賜我獨有群臣放假我獨無雷發天上忽灌耳往擲神龍鋼下珠門客欲和鶯曰此自道苦耳豈可外傳 上聞立死矣與權
貴綢繆纖悉周到折節廣交惟恐若失重以應酬雜遝
酒色留連自非石人能得久乎存則蟻聚歿則星散受

鵬者嫉妬者環覷而起　上恩愈隆衆怒愈甚適未及
旬吏部即出祖鵬爲湖廣僉事尋考察閑住居鄉縱誕
不檢與族弟馴有隙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
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
江巡按勘報鵬自獄中上書奏辨謂馴實其家人以負
責逋逃佗家因而嫉之妄奏所引東華集中有誹謗語
乃永嘉王氏所著佗家私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
怒復令移賁詔獄巳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熈及熈子賢
造賢逖皆怙勢作威暴横鄉曲抑勒平民爲奴箠之致
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謂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

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毀其要
於死媚之側縱弟鶚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
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
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書怨訕尤非人臣禮因論劾坐
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
法司當祖鵬罪斬報可仍錮之錦衣衛獄候決時嚴氏
已敗世蕃市斬子紹庭陛之婿也携橐依其家華亭當
國俛假之或以爲言曰　上信臣殺而悲傷自當撫顧
贖其生平雖富貴已極間有恣睢然于士大夫無失禮
中間保全寔多其亦賴其力得存至今日何可忘即如

祖鵬不過言語舉動粗率竊按觸 上怒僕死非正條
且嚴氏遺孽必欲竊之所往何居因此陸氏擁貲自若
扁新鄭故與華亭相左先誚讀掄邸炳引嫌不敢親有
搦邸中較尉于廠衛者實奸謀冀搖動以此爲試不敢
不以開炳獨候宮門外 上欠申起坐榻上傳問外妖
如何府中有朋謀者否對玄威所震咸遠遁人人洗心
澄慮輦下清淨堅 上勿疑一以無事處之動必有驚
乃得止其年崇邸之國華亭知其事旣致政間以語予
傳于人如此 穆宗卽位祖鵬赦歸新鄭再出管吏部
授指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播惡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其屍逮治其子繹併緒家人顯繹其家詔錦衣衛捕送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各詣闕陳訴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逆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貨擅侵滅里撥匿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益肆狙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宜褫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贓弟煒宜褫職惡黨支琮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徙得　旨炳負國擅權播威禍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

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爲民餘如擬貲産
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戶外爲民佐遷遠永戍籍入莊
田一百二十餘頃賜皇親錦衣指揮李鈺

#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七

朱國禎輯

## 青州礦賊

嘉靖元年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殺一巡檢執指揮為質流劫東兗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開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為固紀麾兵進攻殺賊數十人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見兵寡無後援乃馳下山急擊紀紀督戰其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陽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死之紀中槊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穀亭諸鎮殺傷備

燒軍民千百餘家日益猖獗兵部請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兗道守巡等官玩寇殃民敗不以告及巡撫撫捕失宜之罪且言急橋諸閘近運曹濮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令宜急遏賊使不得奔突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有謀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管閘等官發濬河丁夫晝夜拒守有逸賊者以重論上乃切責山東巡撫陳鳳梧奪守巡官俸令戴罪殺賊而勑侍郎瓚如部議會鳳梧奏至劾湯鸞及辛楷等七人乃詔御史逮問鸞薄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賊莫敢擊兵備李鉞王浚所遣兵逡巡前卻冀以出

境爲解山東兵獨臨清差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御史朱洗請委瓚兼制諸道許以軍法從事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亟勦平之 上頗采其議乃勑瓚及各巡撫悉以前詔從事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兵備調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行刦魚臺金鄉間官兵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戰且行至苟村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以數百計賊大破散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奔河南及保定兩巡撫咸告賊狀御史盧

璭言河冰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隣省兵部以爲然復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璜聽以便宜犒賞勅諸巡撫及守巡官皆協力會勦不得彼此觀望留指揮何浩兵於德州以防不虞 上皆從之因諭兵部各處盗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榜示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爲良民有司仍加意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盗如仍前因循推調

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以重法特　上不豫百
官日赴闕問安傳　旨朕躬已安免候問山東盜賊亟
宜用心平定給事中汪應軫疏弭盜之策大略不過安
之勝之安之之策推擇守令而勝之之策則有六離間
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網告奸四
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
法與禦夷同禦夷逐之境外而巳弭盜而縱之出境
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
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鎮巡一同坐罪報可先
是陝西套虜深入爲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萬計與東

盜焚劫橫行官吏莫能支相與巧文諱匿展轉嫁禍苟
幸無罪於是兵部請特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參覈以報
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賑濟即日降勑遣科道官
各二員分行按視別白功罪以聞戶部發太倉銀十萬
兩於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
縣庫銀佐之通融計處務在民霑實惠仍遣青州兵備
副使黃昭道僉事王浚下法司問東兖道參議呂經僉
事謝芝蕭端待事寧一併具奏十二月堂等劫陳州指
揮劉俊戰敗且殺被掠逃歸人報功逮問賊進至苟村
遇官軍戰敗別隊王友賢剽劫河南直隸州縣有言山

東河南二省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攝故盜久不滅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提督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凌備等各率兵擊之頗有斬獲賊勢少沮諸部驕怠遽掣兵賊復聚堰廟城中都留守顏愷率兵千六百餘人會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指揮藍佐知州顏木等師亦至俱次郭村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言賊衆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奮死鬬張進隊中忽搖旗者三

遂先期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斂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任洛以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往往推委僨事乞暫設總制大臣奉勅開府庶有成功下兵部議言顏頤輕率寡謀廖涇引兵退縮宜逮至京下法司究治藍佐等十五人宜革冠帶充爲事官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珏凌倫有斬獲微勞姑免究俱令戴罪殺賊張進父子搖旗先遁疑有內應下河南撫按密訪處分各巡撫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勅切責令督兵平賊自贖仍勅總漕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縣賞格以購賊首尋

各巡撫奏流賊已平俱賜勑奬勵而樂安縣盜唐經劉
寵等起壽光縣知縣孫峻以鄰境預練勇士備之無何
諜知賊且犯壽光即密勒所選士爲正兵又調集市民
爲疑兵夜襲賊巢圍之峻號令素嚴身自督士殊死戰
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
陳鳳梧上其事命賚峻銀幣擢爲兵部主事南京御史
林若周言頃者山東多盜皆鎮守内臣殘虐誅求所致
請召今罷遣天下鎮守内臣并行撫按官罪其參隨軍
伴不法者詔下所司始設顏神鎮兵備起僉事牛鸞任
之

青羊山賊

嘉靖七年正月討青羊山賊陳卿山在山西潞州東北七十里屬潞城縣中多蔚林以形似得名巖險多盜卿世居其中有勇力兄弟數人皆強梗善鬭時出劫掠官兵捕之輒爲所殺其勢日盛巡撫常道以聞發三關兵討之仍詔鄰境各嚴兵以待守巡而下皆叚俸二月諸軍並進卿據險邀擊官兵大敗知州王朝雍郭鑑皆被執殺傷指揮黍訓知縣韓廷學等勑副總兵趙㷋以三關事務付遊擊邵定帶管簡選精銳召募鄉導鋭勇相機進勦河南諸軍悉聽節制仍頒賞格三月黎城知縣

王良臣自入山說之卿等悔罪送還所擄州官擒餘賊自首巡按務相請遣官撫處而常道以爲廢法養患請調兵山東擢其省副使牛鸞爲僉都御史勅朝廷兼用二策令道等協議以安地方別勑鸞選善戰銃手聽調而陞良臣通判軍前聽用給事中孫應奎言賊累抗不悛徵兵數千饋餉縻費非謀勇將官督之不能成功乃命總兵魯綱選所部兵馬赴之山西巡按蔣楊言疏陳卿等招諭之後不即解散且欲坐邀守臣入山講和昔旣戕殺官軍今又背違明詔竊料賊衆堪戰者不過四五百人日用所需一切仰給于外又備多不暇耕獲誠先

遣兵斷其蹊徑會兵近境以河南兵攻其東山西兵攻其西彝命不暇可使食力俱困今三關既有虜寇邊兵不可內移如前旨調用山東副使牛鸞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屬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屬副使翟鑽巡撫常道潘塤移近地節制如此我兵既集賊且喪膽然後因而招之其黨可散而卿父子家屬可擒也從之時諸軍相仗莫敢先進累遣使諭之好言以謝而終盤伏不解廷臣至欲罷兵俟其自定大學士楊一清言賊陽順陰逆以緩我師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養癰蓄虎示自弱之形盍自御史穆相主招撫之議山西

諸軍爲所牽制又惑于通判王良之言監監生李克己之策二人從徃來爲賊遊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老恐民窮盜起相率效尤爲亂方大張璁特疏言國威不可不伸引唐平淮蔡爲比而督綱亦言兩處兵止一千一百人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軍五百人許之而以撫按不和勒常道回京代以保定巡撫王應鵬已而官軍四集賊迫脅近山居民籍記姓名編成甲伍簡取驍銳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守洪梯井腦等處禦河南兵卿與弟陳訪陳奉等率兵守李莊口禦山西兵仍遣其黨乘間掠近境州縣常道問命懼得罪乃與

陳大綱督山西兵駐潞城牛鸞以兵來會潘塤翟璜以
河南兵駐彰德曾綱兵駐潞州十月甲辰諸路並進塤
乃分兵爲五哨取三路入掩賊不虞攻奪井腦賊悉衆
爭險我兵奮擊大破之追奔至涉草嶺燬安陽等巢鸞
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鋒于李莊東其夕璜分兵夜
發直搗卿老巢卿力戰不支乃分其衆爲三璜麾衆追
卿及于欒莊山復敗之斬馘及招降甚衆隨引兵攻神
河小寨破之賊黨殷得海等勢孤來降大綱以山西兵
自北入頗有斬獲卿窘迫無計乃詣大綱營降卿父琦
及妻子家屬俱爲山東兵所俘于是各分兵窮搜斬獲

略盡其被脅良民紳衛發寧家者二千三百餘人道損綱遂各以捷聞詔兵部議功罪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奏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剿失宜以致猖狂及會剿之時綱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乃遁飛章告捷詭爲已功宜議其罪其他有功軍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前會撫按官分別以聞即令言往勘明年二月言勘上且言潞州地寛曠險盜所穴窟加以宗室軍民雜居難治宜改州爲府設縣于青羊山因繪圖以進遂改州口潞安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割壺關潞城黎城三縣地立縣于青羊山曰平順增潞安兵備一員控制之牛鸞所獲賊

中文冊及賊名籍以獻悉燬之其地以安

海賊

十九年討海賊秦璠王艮平之海賊多依崇明三沙爲窟唐武德中海門之南騰湧二洲名東西沙漸積漸阜利漁樵者上著焉嗣是墾闢爲田民居稠密廼立崇明鎭於西洲屬通州海門縣宋天聖三年續漲一沙與東沙接壤而前兩沙之民徙居於此大成村落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沙於西北相距五十餘里卽今三沙也元至正十二年立爲州隷揚州洪武二年改爲縣隷蘇州濵海地大物衆元朱清宅其上爲海運出沒之所立太倉

衛控制海口崇明當其衝若贅旒然民依海以魚鹽爲
利盜賊因而生焉故海外不可無此沙是蘇之障水羅
星也因而張官置吏設立軍屯禦海保障是蘇之外戶
也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立鎭海衛領崇明
千戶所後于南沙建營每歲二衛指揮千百戶各一人
率軍千人至其地巡守成化中鎭海衛小卒劉通少服
役爲官奴既壯長身有勇力不畏矢石駕六舟販鹽江
海他剽掠及逋匿者必曰我劉長官船於是通之名大
著通一日出偶値二商坐水濱哭問之言財物盡爲劉
長官劫去故留此悲慟通曰我卽長官汝識之否商曰

非是問盜所往追及之叱止舟悉收縛投于水金帛盡
以歸商遠近聞之洶洶傳其欲反十七年擢江都御史
白昂愿通強議發京軍捕之兵部尚書陳鉞以問職方
郎中陸容對曰通水盜也用京軍何爲必用之所過擾
費民將弗堪誠如某計一衛官足矣昂既不得請與撫
按諸臣會太倉大集舟師通所恃六舟每官軍出追則
揚帆走止則下矴無如之何乃爲檄赦其罪遣指揮武
政持往論政素知通篤於奉母而厚善其故人郎畢衡
攜其母及故人至海上呼通出示檄且與爲誓通泣拜
請降昂聞報坐學官召見通復繼還率其衆來歸既而

遣通至府城執送京伏誅弘治十年分崑山東鄙及常熟嘉定之南北隅立太倉州以崇明爲屬未幾有施天泰天常之變天泰兄弟四人與其黨鈕東山等居崇明之半洋馬腰二沙同縣董企富豪天泰等販鹽必厚饋企求庇久之漸怠企怒首于官身任勦捕之責事洩被害官捕之抗不出格鬬殺數十人所司治兵將進討十七年七月方月食官皆救護乘潮率十二舟入大譟縱火殺掠甚衆都御史魏紳招諭久之來降免死戍雲南餘黨施安等復猖獗都御史艾璞知府林世遠擊敗之遁去正德中海賊胡天惠錢滂等聚衆自崇明行刼江

洋間內使王銘入貢回賊方邀掠商船銘引弓射中賊賊就攻銘執殺之下　詔捕賊甚急常熟知縣胡獻偵知賊所在陰令指揮郭淮等陳兵江徼為虛聲自間健快數百人與丞鄒暘直抵賊穴擒天惠等十三人餘衆解散撫江都御史孫修以聞詔卽處決梟示胡獻等獎勞及是璠艮最著璠通州人艮常熟人並居崇明南沙有勇力家畜壯丁可百人巨舟裝魚鹽泊近洋小舟分載入港托貴官家為名州守以下皆有餽官府一舉動無不知凡所讐恨執殺之投海中為常積奸既多縣民屢愬璠艮等盜狀副使王儀使招之疑不肯來委太倉

州判官石巍集兵船率衛所千百戸勇武善射者分五營往捕之密戒巍等賊舟出沒惟蔣六洪卩但堅守洪口賊舟不得出食乏自降無輕動會風發信者民吳嚴等言輕進大敗璠欲乘勝犯州境艮曰守此尚可求生苟壊大事則無赦期矣然不逞者喜亂樂禍張大其事粘書南京衢巷語多不遜言官爭劾儀等罪謂姑息乆宜大創　詔逮巍等繫刑部獄儀等住俸立功逆言無忌傳播都門留守官不聞馳奏切責對狀湯慶爲總兵官捕賊慶邳州人卽選邳兵千餘至儀與知州萬敏謀再遣人説之敏曰非其自往不可八月十三日至沙上

二人甚駭托它事佯避敏召其黨沈惟良等開諭因步覽諸賊巢諭其婦子咸拜泣願從璠等歸命停一日璠良始還泥首請罪自述不得已抗拒之故敏反覆諭之欲挾與俱來終不信敏即登舟二人步送至沙際望拜而泣見惟良獨顧望猶豫深以為疑惟良亦欲執二人自贖數以消息報敏慶及巡撫夏邦謨按江王學夔巡按趙繼本巡江周倫備倭都指揮李俊咸集太倉先是有宋高王武者素為寨長璠良皆隸焉高武已受招撫餘眾結聚未散併歸之璠良益強故未即降然所部鬬官軍大集皆內懼有離心惟良亦恐謀露被害脫走自

歸璠艮怒戕其拏始大出焚掠北入　涇市南入吳松
江繼侵七鴉港將至沙頭鎭以潮落而還所至戍兵望
風驚潰慶未卽進兵爲撫按所促乃始登舟與賊相距
數里官軍望見賊銃甚囁嚅請佯退誘之慶不聽舍所
乘巨艦棹八槳船督衆直前有小却者卽截其耳諸舟
競進賊迎鬬不能支欲逆潮潮溯不能去復囘力戰遂壓
之數重矢如雨注發銃炮烟焰漲天斬二百餘級獲舟
二十一璠死艮等以五舟遁去儀敏懸千金以購艮黨
宋文盛斬其首來奔諸軍破柵斬級儀下令以生擒爲
功審實多釋放散者數百人捷聞陞賞有差惟艮以降

嘗貸巡按舒汀竟論奏殺之

河南賊

三十二年河南盜師尚詔作亂尚詔歸德府柘城縣人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為亂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一曰詞未老人）得督諸鎮民訟由是肆行威虐役人取財無敢忤者而猾黠懼官府掩捕正罪遂質納諸不逞謀為不軌其黨凡數百千人剋日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捕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偵已白而執之舁二卒至淵侯祠斬首以祭率衆馳蕩

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乗城而其黨先布爲中詞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宫勿戮㕝生儒以故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避匿學宫得不罹患籀敎董綸出拒戰衆散見殺仍劫獄因掠帑藏捆載出城去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廵按霍冀以聞廵撫楊宜發兵討之初尚詔未叛時剽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買一娼女爲姬至舉兵窺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犯我者而縣人某素狡譎聞尚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掠其家傾所蓄並其娼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姬其由姬頗識某舉以對遂率衆圍柘城索其人縣官

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爾詩脅爲主日不從且罵城佯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即城下斬首示威都司尚允詔指揮李瑭率兵來援戰于鄢陵敗績賊益猖獗聚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于霍山毛葫蘆吳峪二軍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邦輔挺刃馳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掠宿州督漕吳鵬

以謁陵駐其中得不潰擬乘虛犯鳳陽取高牆罪宗奉之爲主官軍急追及于五河縣賊奪舟分其衆爲水陸營以待允詔督衆四面環擊須臾水陸營皆破賊遂四散奔潰不復能軍于是指揮袁傑擊之于蒙城張國彥擊之于商丘各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馘尚詔乃棄甲械變服散其徒而遯十月庚子獲之于莘縣楊宜被賞謝存儒以養寇賄思械入京治罪尋釋之尹一仁爲民賊起且四十餘日凡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戮鄉鎮殺戮十萬餘人三省爲之震動至是乃平

馬祖師

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幻術惑衆剪楮爲兵卽持刀杖列陣勢奮擊以水照人人欲得何官納賄論品級臨水見冕旒文武冠服若如所許其黨有毛罡許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福蔣明等更相誑飾鼓煽遠邇禺民爲所誘脇甚衆皆以布裹首號曰白包巾合約其徒聚某處某處待令于七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急捕之於是李福被殺罡中升仙逢明松皆先事擒送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恭政劉燾急督兵擊之賊潰走追及于

雙林盡殲其衆獨馬妖逸去流入杭州已復由紹興過寧波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擾村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即衆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鬨每向夜則具刀杖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簸籮鐵鍊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三四月始息訛言有馬精者其來也見火星隕地婦人犯之輒昏仆必扶出以桃柳枝撻之遁避否則必死郡境戶懸桃柳夜則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旦有司

揭榜諭禁不能止有黃冠者鬻符于市捕而訊之搜其
囊果得所爲火星衆始釋然而妖亦遂寢至萬厯壬午
五月復有此異薄暮余在沈氏阡步書塾立水次前去
烏鎮雙林可二十里遥聞喊聲若數千人舟衝擊鼓噪
甚厲漸近在百步内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遁去余無
如何獨身待旣瞋樹頭皆有火須臾通紅照如白日火
光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强弱衰
旺而分别者久之匝四圍皆遍惟余立處尚牆未能越
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
數杯就枕天曉寂然歸家問夜來事一一如昨然未聞

有見形入室作怪與惡少擄掠者蓋昔年奇禍父老尚得之聞見深自懲毖戒子弟家衆閉口勿駭吽毋遠出毋鳴鑼但剖竹作大片在門內外隙處若庭中曳而鞭之其聲激烈聞者毛髮寒豎又以白土遍牆壁作大圈蓋土人謂口開則氣泄步遠則衆集鑼響則音溺反爲奸詭所乘不如靜謐以待徹夜分番燃火燒硫黃而竹聲非所習聞（卽前響竹聲）圈白如甕口可入不可出皆妖所畏理或然也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一二人剪紙作人馬長不數寸密報添設館來捕纔至將就縛已隱形不見大譟收其囊沉其舟櫜中符籙之類皆不可

辨悉焚之乃息然已經旬餘廣數百里矣一儒生云上虞有宋姓者藏符籙久不發一孫慧甚啓而習之剪紙人二十八皆能揮杖擊刺其叔爵見謂爲族滅事叱之皆散有八人至餘杭大爲祟死者甚衆餘散入各處岍步其一也然極久四十九日即滅

閩廣賊

南贛自王陽明搜討大定招撫者爲新民嘉靖三十九年楊伊志爲巡撫安遠縣新民葉槐岑岡李文彪結黨周壘月如安遠知縣章彬之僭從其巢回死疑中毒用奸民王昭等之策矯軍門檄集兵攻之反爲所敗岑岡之賊激于鎭守指揮同知李种等輕聽王本之誑奪文彪妻弟之婦判歸王本示摧抑起釁取之爲利文彪怒發兵圍龍南縣時知縣張叔祥叅將谷賜俱以事至府觀望不前居民被焚掠甚慘蓋南贛諸巢惟槐最盛文彪最久所部各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致

不附自軍門而下一切公役皆有奸宄黨跡其中大者充千百長悉爲之用透漏機密雖曾會廣兵討平馮天爵天爵等皆由廣民兵應募至浙直禦倭已而逆寇劫閩清縣庫復寇沙縣尤溪及江西建昌南豐等縣拒敵官軍殺守備王世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趨湖廣爲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梁寬馮勝等六十五人餘令逃散餘孽稔滋既二寇相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瑞金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南康之戰典史王元相死之贛縣攸鎮之戰百戶程寵死之進及泰和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督軍禦于鵝朝鎮先是福建都司張啟謨送廣兵黃鳳袁三等七百人還家江西都司王端協送啟謨遂委袁三等四百人于端適與賊遇

令之進擊而賊先已交通俱委仗奔走我部署未定賊五路掩至軍皆驚潰一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兆等俱被殺應時爲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贖還御史段顧言奏聞伊志坐革任陞布政陸穩代又陞布政胡松撫江西俱兼理軍務給旗牌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松議設三營于省城南豐萬安又于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餘人翼之視賊所犯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之法命曰守望爲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鎬爲遊擊將軍統之宗憲亦遣參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之寇

始于南贛賊巢合廣西叛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延蔓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嘉靖四十年報平今且過期不効請更申飭諸臣尅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一馳奏賊情臣又惟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閑韜畧可就委以兵事居愛副使譚綸嘗練土兵足稱智勇桑梓多故之時宜令墨衰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擣𨿽攻其必救賊必牽于內顧亂乃可平報允綸領浙兵殺賊又命南京坐營叅將劉顯以川兵徃助賊已入玉山縣屠掠空城而去并攻破永豐崇仁縣矣繼光破賊于上坊巢擒斬甚

衆賊奔建寧還攻空黄懋爲南贛兵所敗始遁繼光擧以征倭入閩議者謂巨寇三輩其一泰和殺汪副使其一攻新淦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閧風迭出于湖之東西者復不下數十種近山賊張璉等亦聞睥睨江西蓄謀未發不當以目前小勝遂爲無事又謂群盜雖衆然彼此聲勢相倚破一巨巢則諸黨自應褫魂藏一巨寇則脇從自當斂跡甚定之策本無難者第三省心力不齊互相推諉以送出境爲得計故大功未成乞下明詔申飭兵部覆上仍賞宗憲松繼光副使盧岐嶷僉事徐栻等各銀幣陣亡者贈卹餘分别罰治會兵進勦事定

各督撫官併力協謀陸穩奏盜賊之生其故有二蓋各縣僻居山谷憲臣巡歷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誅求民不堪命橫戈四出以逃須臾之死一也倡亂之徒飽恣而歸鄉里美慕以爲生計莫利於此故雖良民亦相率樂從二也盜賊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權輕威令不行凡杪近有司不過遣人問賀呈遞憲綱一冊至于一切練兵給餉事宜檄之不從促之不至如人元氣一病四股百骸全無統攝一也道府各官討日遷轉盜起不即撲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勞之冠帶許其立功夫爲盜既有利矣吾又榮之人豈不從二也臣以爲內政修則

遠人服議除盜而不清吏治非拔本之論也請勅部院
重貪吏之罰守巡兵備等官加俸銜留聽軍前委用不
得別補府縣正官亦俟夾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超
擢以償其勞從之其時流賊入江西界者甚衆自泰和
殺周副使及官民六百餘人外廣昌寧黃崇仁之寇由
寧化石城入殺五百餘人會瑞雩贛與國永豐等縣之
寇出福建武平入殺二百餘人爲同知袁棟等所敗龍
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殺五千餘人
官軍與戰于河坳大敗之玉山永豐之寇推表三等爲
渠帥殺廣二縣人至二千餘臨安東鄉金谿之寇由長

汀轉掠石城而入有衆萬餘殺官民七千四百餘人被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劉顯敗之于鄱陽湖乃遯雩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任鑾及居民二百餘人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前山塔滸李廖芳龍池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虜千餘人遇官軍敗走貴溪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于是諸寇畧平獨程鄉巨賊梁寧林朝曦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久之不定陸穩檄叅將俞大猷引兵夜襲寧巢寧懼先遁東洲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曦復約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

之斬積山首惟朝熾未擒御史類奏功次加賞　上方

務君以南孽北氛未靖命戶兵二部計處於是尚書楊

博等覆言南方之孽在廣東則張璉蕭雪峰林朝曦王

伯宣謝高山李逢時黃景政詹世旺徐東洲在福建則

李占春呂尚四汪一峰蔡錦塘許陸鄧惠銓在江西則

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據報已相次擒滅張璉定計進

兵林朝曦見在立功李文彪近行勦處廣兵衰三等省

殘寇易與蕩平有日　上稍稍慰顧璉狂恣日甚璉饒

平縣之烏石村人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賊鄭八蕭

晚雪峰黨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僞泅水得

之以出衆覩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歃血推爲長
後鄭八死璉與晩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强知縣林叢槐
躬親至其巢約降給冠帶璉益横甚與晩兵合縱掠汀
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
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曆僞部署王侯丞相總
兵等官所居黄屋朱城二重蓋又泰山王始之流也東燕慕容德時泰山賊王始僭號被擒臨刑歎曰死則死矣終不失我帝讀其妻罵曰只爲此口以致族滅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衆問曰汝父及兄弟安在曰太上皇蒙塵征東征西死于亂兵之手諸盜蜂起
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
面皆山莫敢訟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至

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璉乘間率衆攻福建平和縣署印者府知事胡亨與典史談蘊率鄉兵出城迎戰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偵知平和空虛乘間驟發不虞其能軍也見其鼓行甚銳以爲有大兵至驚駭奔潰蘊麾衆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鄉賊首王子雲陳福寶等二十五人時 上深以南寇爲患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玄感應效勞人員通查請賚以勵衆心于是部列諸臣名上詔賞臬穀及總兵陳王謨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參將俞大猷僉事金淛指揮李維表亨蘊各三十兩一表裏餘各十

兩一表裏尚書楊博因言朝廷不愛重賞以勵士爲人
臣者不狃小勝以立功上下之間乃爲兩盡今大賊猶
在蕩平未期乞更下嚴旨申飭若恃勝偷安罰亦必行
報可而福建都御史游震得檄坐營指揮王豪帥三衛
軍福州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於豪震
得執豪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
副使汪道昆至教場閱操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
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于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
駐于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于漳尋以倭儆回省城江
撫松駐建昌檄兵可六萬爲和平哨并詔安哨駐于汀

刻期並進劉綎總兵命大猷副之大猷言璉每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探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殲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擊其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趨栢嵩嶺璉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且敵穩獨與江西兵逼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城柵甚麗問遺小巢無慮數百每戰輒勝會須賞格誅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璉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嘵者千金授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咸

與惟新賊黨郭王鏡偽稱千夫長投總兵俞大猷願為內應五月十四日四十六年誘璉出巢與本哨官兵戰斬獲賊甲蔡八等首二百餘即陣上生擒璉廣兵數萬奪去是日并擒蕭晚賊中稱為劉平王斬獲偽封丞相都督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曦遁入廣東從鉛場坑間道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遣主簿梁維棟招安因而說散其黨朝曦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弟朝敬等其流劫江西福建陽聦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兵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雲湖叢饑疲不能軍孚遇伏大

縣北奔夜脫服雜兵伴爲買人裴奪船欲入鄱湖出江
水兵先已扼險譏就縛提鬨兵部請以賊首送京師獻
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行所司撫勦并令巡按官詳覈
功罪以聞得　旨恐如擬已　上復諭内閣曰獻俘一
節　祖宗久不行邇文華以假賊冒功瀆朝堂而火夫
此地自國丘成爲歲報進香帛之處若夫平一國或用
其儀今此大逆草邪可即彼地刑之首梟三省以雪民
怒爲正遂罷獻俘從穩奏設平遠縣于程鄉之大平營
復于興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俞大猷行
總兵事陞寧國府知府方逢時副使備兵俱駐本營龍

南贛參將改守備一員添把總三員分駐要害悉聽副總兵兵備節制敘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督軍先蔡槐業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賊首謝允樟下歷賊首賴清規前報已擒縱實脫去相與結黨構亂號三巢時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具奏請勦無慮十餘疏以倭患方棘廣福多故不暇及也至是文彪已死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衆且數萬近巢百姓畏威反遞糧給之根盤深固僭擬稱王遲其故智播弄官府肆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版圖業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間議征討兩省

官民積威所刼皆爲咋舌即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
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銀非百萬不可百朋
既至訓習將士皆可用決計討之先說謝允樺等質其
妻子帖然聽命李珍江月照等亦畏威俛啄不敢妄動
惟賴清觌同熟水賊首徐仁標汝龍賊首王鳳陽胡坑
賊首胡應川小石堡賊首吳柵大石堡賊首楊明甫洪
堡賊首劉喬嵩信豐上里賊首袁尚信廣東龍川羊石
寨賊首李世柘饒鈸寨賊首宋伯顏等跨據江廣六縣
恃衆負固逆命如昨于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
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李多祚等

監督分道直搗其巢破之然不能盡也又合廣東兵擊山賊李亞元等分五哨俞大猷督之擣巢擒斬一萬四百餘級俘一千餘人奪歸八萬餘人降一千二百餘人聽撫四千餘人賊巢一空惟程鄉盜余大春范繼祖尚未下大春等皆廣東大埔人前賊首藍松山起兵屯三河溪口大春往從之屯古野各有衆千餘既而大春與松山衆合流刼漳延興泉諸郡官軍追散夯永春與香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化爲都司耿守元等所敗還趨漳平巖聲言聽撫緩我師欲漸歸程鄉北溪舊寨自固百朋知其詐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賊黨爲内

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顏若遇所擒大春逃匿銀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章良臣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十餘人束身歸漳平縣請降亦被執蘇阿普逃去阿普龍巖人旣敗官兵追急求降同知鄧士元受之安置其黨于龍巖漳平二縣間然刦掠如故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久之勢窮龍巖知縣劉澄源懸重賞購執之而梁國相者旣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謀分寇江閩二省平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帥鄉兵

擊之賊乃縱反間于會昌言化巳戰沒化妻許氏自刎化聞大慟未及發喪急追破擒之又擒用坑賊首梁石于廣平縣知縣管惟乾擒賊黨丘萬里等於九竣山初上杭縣下水賊首葛鼎堯等為官軍所擒其黨遁入程鄉賊温鑑梁道輝卓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王化邀擊之賊敗趨瑞金遇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戰皆敗鑑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甫宰乘其營壘未定急擊之擒道輝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餘皆遁入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愛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峒凡二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突攻曲江之黃

村遇叅政馮覲舟環而擁之挺刃索賞覲以所携酒米金帛傾舟予之而去覲乃執諸邑所獲賊諜馮應科等數人指爲圍舟脇賞者戮于市以自解既而購得文昌子愛富撫按官遂盛張功伐以爲覲勞然是時英德河源諸巢峒賊瑒張如故文昌等雖亡其勢不爲衰戢也于是張臬被劾罷代以吳桂芳四十三年事又以兩省地遠不便兼轄罷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桂芳既至即破倭于鄧塘先歸善縣盜伍端溫七橫行不可制叅將謝勑討之遇伏潰走未幾溫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殺賊自效端即所謂花腰蜂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

降桂芳因使爲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傜四面舉火一日夜遂克巢焚斬四百餘人捷聞端貰罪授官益廣川貴江閩接境山深箐密土司問錯盜賊與猺獞連結屯聚生發前後戰功甚多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勦徐銓之功斬四伯五十餘級兩廣總督侍郎談愷有勦陳以明之功斬六百七十餘級三十六年廣東提督侍郎王鈁有剿潯天恩之功破巢二百斬七千八百餘級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剿金龍老大之功斬千餘級逝逃逝撲小者不勝書大者韋銀豹黃中吳平曾一本後先並梗而伍端雖撫侍有功入城耀甲馳馬揚揚自

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掠良民捍禦反坐激變之罪其黨藍丹樓王西橋賴時清互相煽結各占窯峒大費征討并叙于後總督自殷正茂而後吳文華最著譚綸于閩于川于廣閩征倭有功川廣以禦寇屬召還不能久也

朱史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世荼毒不必言不忍言　世廟英明號稱極治乃南倭北虜蹂躪內地先後二三十年飽鋒刃者何啻百萬財物畜産不與焉天心悔禍似可以已矣土寇處處竊發辟人身癬疥自手足延及肢體重貽腹心之慮豈世道不古一時群臣

所以事上使下者有所未至而妖孽隨之與嘉靖三年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占天下兵謀則又氣運使然生其

地値其時中其毒無可逃者猶賴　聖主憂勤百職事

效力終歸戡定顧其殞斃亦已甚矣治世猶然何況于

亂稍稍茸而存之千百中十一雖其人不足掛牙齒其

事不必係安危合之所關生人休戚甚大且亦當代得

失之林也

韋銀豹

韋銀豹廣西桂林府古田縣獞也獞種甚繁曰韋曰閉

曰白最強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朝威攻破古田據之

縣官儒學俱寓會省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銀豹與其伯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爲上下六里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之嘉靖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因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諭降諸獞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事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城令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陞本縣主簿俟其政成即擢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爲撫夷道所持

今諸猺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欲為地方長久之計莫如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鎮守仍許便宜行事部覆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如擬然銀豹扶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險巢據略如故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端又自永福乘夜突入桂林刼布政司庫署印參政黎民表聞變以為宗室也出而諭止之為賊所殺凡刼庫銀四萬有奇及金珠各若干仍取原道縋城而去官兵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始得賊黨扶嫩土婁顯等三十餘人埶各山寨中然首惡竟未獲也初兩廣總督兼撫廣西隆慶三年朝議廣西專設巡撫提督

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御史往合土漢兵十萬按圖審
勢將猺獞八寨助逆已久制書有先八寨徐圖古田之
語蓋徵于歷征之敗也正茂曰攻瑕者堅兵法所忌況
有首從之分不見上六里之事乎先給榜諭八寨皆喜
聽命乃分兵七哨副總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都
司董龍會國賢錢鳳翔遊擊丁山各專一哨總統於總
兵官俞大猷監督則副使邵惟中參議龔大器僉事金
柱以至郡邑分任限十二月各至信地統攝於左布政
郭應聘自昔屢征屢潰緣進兵之初戒嚴疏略以致伏
巢猺獠發大帥先殞人心解體下令各哨分所屬土兵為

二隊更番清道清五里行五里從此別無疎虞合營進勦即陣上擒朝猛梟其首凡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部銀豹窮蹙令其黨陰覓背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殺之遂以捷聞其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致之麾下至是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以請有旨械豹至京正法古田悉平八寨并龍哈啼哈為十寨皆願設官司聽約束議立長官司設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爲之蕭紳陸雲鵬俱充上舍名目悉聽守禦

調度歷古田縣爲永寧州係善後十二款議行

黃中

黃中四川萬縣人與父俊入湖廣施州龍潭安撫司據支羅山洞貪暴不法以睚眦殺人坐告係獄會白草番反中因爲父請黃罪自求爲副立功安撫黃軏指揮杜遜入其賄爲言於軍門許之俊出益驕乃與中及群盜李仲實等逆命白晝稱兵橫行四川奉節雲陽萬縣間官軍捕之反爲所敗三十二年副使熊逵叅議蔣文朝僉事陳其學等承總督侍郎馮岳檄計擒俊與仲實等俊死獄中僅肉袒詣同知田助降執俊餘黨譚景雷等

自贖撫按官以聞俊追戮梟示仲實等論斬中免死謫戍因脫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廣袤六十里自號天城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官軍討之不克四十四年十月川湖夾勦中懼乃詣湖兵降巡撫谷中虛告捷四川撫按官劉自強李廷龍根其背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楚中重質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劫奉節縣奪南浦軍糧湖兵實陰助之因劾參將洪遠守備湯世傑等罪詔下所司問狀仍令二省守臣協心撫勦會中虛自強俱陞任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乃追論其同事舉詞非人臣協恭體國之義戶科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

賞中雖誘降然官軍爲質于牛欄坪者陷沒幾千人自強但知與湖兵爭一黃中而縱蔡伯貫等伯貫四川大足縣人本以白蓮教誑衆其後從之者日盛遂挾衆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連破合州大足銅梁營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詔停巡撫劉自強及各守臣併討之賊以妖誕相詐惑雖群黨響應所在蠭起然實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衄不支一時死解諸首惡多被擒降其衆七百餘人伯貫遁走大足舊巢官軍破巢擒之事事凡二十六日而滅連破七州縣各有歸請切責二臣令其剿平餘寇方許交代　上從部議詔二省會勘以聞斬中梟示既而中虛閫川臣破壞其功復奏臣初定議降中先遣楫揮馬圖入寨撫諭乃以誘賊并爲質也中既約降我兵不下一矢何名陷沒楚中所謂止永順兵一枝

徑抵支羅未常入四川界何名助賊下并勘給事中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乃上言賊巢在楚蜀之交讐殺之害在蜀不在楚故川必主于勦湖必主于撫川主于勦然大兵數舉未得其利乃遣千戶曾景葵監生陳一言等往寨招撫楚主于撫然閒牒雖行首惡未出仍督宣慰彭翼南舍把彭宗賢等進兵攻殺惟兩省撫勦互用于是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不之川而之楚也以結怨在川川必殺之無怨于楚可求生耳今議者徒見楚實得賊妄冀倖易雖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其奏捷也在楚則曰撫之功賊黨俱散而不推功于蜀

在蜀則曰勦之功諱言于撫而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
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
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謀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
滅支羅之族每過為播揚有司亦因此藉口以證撫者
之為非勦者之為是非公言也臣謂兩省撫勦相資功
當並論支羅餘衆俱已聽撫惟寬恩亟處地方可幸無
事兵部覆議兩省諸臣身在功罪之內故其言私化身
在功罪之外故其言公今黃中既誅當悉放其妻子弟
姪并諸黨與以慰小夷之心全國家之信至于兩省撫
勦二議原未相悖仍令川撫譚綸湖撫楊豫孫會各巡

核從實勘奏不得偏信所屬仍前爭辯致誤機宜報可

吳平

嘉靖四十二年廣寇吳平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間謀犯福建把總朱璣協總王豪擊之賊奄至圍官軍璣豪俱陷沒事聞詔閩廣鎮巡官進討平乞降總兵俞大猷納之使居海嶺殺賊自効尋復叛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倚海出沒行刼兩廣惠潮及詔安漳浦等處皆苦之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擊平盡移輜重入舟率衆遁下海保南澳繼光將陸兵大猷將水兵夾擊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饒平縣之鳳凰山其衆稍稍集勢復

振時繼光留擊南澳餘賊獨大猷所部叅將湯克寛李
超都司白瀚傅應嘉等引兵躡平後連戰俱不利平遂
趍樟林掠民舟出海事聞大猷閑住繼光兼鎮閩廣平
戰敗奔安南提督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兵會
征遣叅將湯克寛都司傅應嘉等以舟師會之夾擊平
於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
大敗赴水死者無筭官兵生擒賊衆及斬首共三百九
十八閩撫汪道昆據僉事毋竟立報吳平投傅應嘉寨
中被縛桂芳獨以為平素號猾賊必不肯自投以就顯
戮令初報生擒之妄已不待言即自沉一說亦止據賊

供報彼時風火交熾之中昏黑莫辨何由知其必死因
劾應嘉妄報當罪而克寛不能乘勝窮追亦當議罪其
後應嘉實縱賊逸去坐斬

曾一本

隆慶二年六月廣東海寇曾一本突犯省城屯海珠寺
者月餘殺聽調知縣劉思顔先一本以海盗係獄脫出
聚衆刼掠其勢日盛官軍討之求降見許已而復叛入
犯并及福建陈俞大猷等出海迎擊于鹽埕等處大破
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三月一本勾
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甯

環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乂廖廷相等皆大懼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教場雲翔等忽鼓噪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一本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勦而贛撫張翀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趨大浦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內生擒眞倭酋丘古所一人從倭一百餘人奪歸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走成部卒擒之正法廣東巡按楊標言耿宗

元楨官兵戰怯欲以軍法治之遂爲周雲翔等所殺而
當事者諱之殘暴莫爲昭雪黍將馬良滙所部兵多缺
伍侵餉銀三千六百有奇貪黷無厭而吏不敢問請恤
録宗元治良滙之罪以昭勸懲從之乃贈宗元都指揮
使革良滙任按問四月一本等突至南澳窺福建玄鍾
哨撫按官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遂命兩省夾勦詔
俞大猷率兵會之侍郎劉燾徃督大猷及李錫先與賊
遇於柘林澳三戰皆捷俘斬甚衆賊遁入馬耳澳整衆
復戰會郭成及王詔率廣東兵至次萊蕪澳分三哨進
攻一本勢窮自駕大船戰益力成等復敗之遂焚其舟

賊多赴水死詔生擒一本及其妻鄭氏并族黨尾數等
斬首五百餘級一本尋死磔屍

葉丹樓

嘉靖四十三年葉丹樓葉萬等流刼廣惠潮三府副使
方逢時督兵討之失利丹樓遂據中溪逢時遣守備王
詔衛經歷郭文通諭兵萬餘未進因賊請撫罷兵刼掠
益甚時伍端已死別部王西橋出刼東莞殺百戶王誂
典史蕭承命執郭文通提督吳桂芳集兵進討俞大猷
將中軍游擊魏宗瀚將左軍參將王詔將右軍副使張
子弘監督參議陳紀主餉大猷行至平山西橋已出東

莞我兵抵周家村遇賊敗之西橋走粉壁嶺賴時清者冊樓黨也同西橋先出及是合群走梧桐山又敗之殺時清西橋保三田山乘夜襲殺總目徐良我合軍圍之王賴所部縛西橋以獻餘衆走下梅攻之不克招降三百餘人始議立縣　穆宗即位大猷策賊猾悍不可勝得西橋　明詔可塞稱病旋師餘衆尚千餘流出破義容烏鵝等處尋以安撫報聞順德舉人葉春及應詔上書二十五篇其一言盜賊曰臣五月離惠賊巢百里之內破三十餘圍殺萬人　陛下豈聞之乎報聞二年歲貢至京乞討賊置縣報　下撫臣覆置縣之議三年立永

安縣以魏世熙知縣自元年後賊歲加甚舊者死新者
繼一巢又分爲數巢環永安山溪立寨大小無慮數百
而賴元爵藍一清尤克悍爲之魁恣意殺擄沿海亦多
倭船六年殷正茂總督先復艚船之舊艚船者從來殷
富商人造大船出海販鹽編號報冊于官但遇海賊即
行併勦無得脫者後浙直倭患調去二百餘艘兵夫萬
餘悉陷沒不還其制始廢盜益縱横乃發三萬餘金造
六十艘募商併力海賊許瑞先曾聽撫尚在狐疑至是
遣頭目林爲樹告招願殺倭報功贖罪許之合䑸進攻
斬倭千餘軍聲頗振廣東海上淘田細民修築成業伐

石山場石匠衣食所關勢要之家百計占奪給帖軍門
爲據即魚蝦微利亦必有大戶充總甲而武斷之交通
官府科罰太重狡黠驅而爲盗山海合倭寇浪賊爲四
害惠潮二府大賊首一百九十餘名中賊首七百餘名
縉紳士民有司畏之禮之慶弔相通和光同塵無復體
統市棍強梁動搠其家有人在巢以挾制良善儘有對
衆明言夜果有賊破門而入矣乃申明窩綱盡草豪占
諸弊酌議用兵之先後緩急兵將之衆寡勇怯歸重于
錢糧藩司歲入供辦軍餉計銀二十五萬兩水陸市舶
榷稅約二十一萬兩今止存七萬因各賊山沒無常路

經千數百里徼報一至調西援東顧此失彼徒勞費而無成功歷年以來用兵費餉山賊如四會二源張璉等海賊如吳平曾一本等每費餉多至七八十萬少亦不下四五十萬司帑如何不匱遂查歲入歲出數目水路陸路兵將員名詳審阨塞據險設將隨將督兵分布監司駐劄應起運者解司應存留者貯府隨處賊起發隨處之兵隨處發兵支隨處之餉議立畫一章程執為定例在在有兵亦節節備餉既無調遣支放之勞復無曠日持久之累部署既有次第即賊亦自知難敵多為泛濟計九月申飭文武始議大征分五軍參將王詔出歸

善副以守備陳𪨶參議顧養謙監之參將李誠立出海陽參政陳奎監之游擊王瑞出長樂副使蘇禺監之參將沈思學出海豐參政唐九德監之指揮祖萬松出永安亦參議顧養謙監之總兵張元勛將中軍居陳田副使吳一介總監諸軍慮各巢并力名討藍賴二賊許各巢納質安其心十月陳𪨶祖萬松兵至永安賊卓子旺守横坑曾仕龍守田子逕惟曾宗纜出降十一月永安令陳立中令義士黃讓假道諸巢皆遣兵助賊至南嶺賊江萬松據險以抗七日未下立中又遣黃讓說之賊稍懈破斬之曾仕龍曹志艮皆遁十二月吏目黃道計

誘藍一清并妻子執之明年癸酉二月諸軍競進生擒
賴元爵等數十人葉景清者必誅之賊也諸巢未破陽
撫以誤之遣武中張邦聘領景清兵五百人捕餘賊之
匿山谷者諸將皆會進破施山禽曹志艮遂破李坑諸
巢禽卓子旺等斬二千餘級惟永安尚有曾仕龍仕龍
先固乞降彼秋溪禽歐宗政等自贖引至城下宴而班
師即階下禽之殺其黨七百餘次日養謙釋仕龍泣語
諸酋念有功不忍殺蓋欲致葉景清也景清果不疑養
謙諭徙居城北隙地詣軍門請罪不獨免死且可得官
喜而聽命遂就縛坑其衆千八百餘人捷聞璽賞餘賊

破下石圍李如桂擊之從猴頭嶺進賊遁月角嶺參將沈思學自海豐至戰敗賊上松子園勢復振張元勛兵至賊遁追及殲之山寇盡平癸酉四月報捷陞賞

礦賊

四十五年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刼掠直隸徽寧等處官軍捕之輒敗二月終突入婺源縣焚燒縣治大掠而去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畿總督江直軍務職銜責之剿蕩南科道甄沛劉庠等請設兵備於嶺兼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如斗請增設兵備於嚴衢兼管饒徽疏俱下兵部議總督宜暫設事平

即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
加封閉防守兵備官事兼三省毋得恭詞撫按致廢職
業　上乃命陞議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浙直江西軍
務仍撫浙江亟徵三省官兵剿賊設兵備一員總轄徵
餉嚴衢劄于衢州陞江珍旋之裁革金衢道僉事歸其
事於新設兵備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并屬以防礦賊賊
自發源流劫玉山縣還掠遂安與西安新敗東西相應
勢甚猖獗幾移駐衢州遣都指揮陳大成戍大器等分
道追勦撤守備盧相爲援相用大器破西安賊于紫家
村大成敗遂安賊于樟村餘黨奔遁我兵乘勝追擊盡

殲之捷聞廕識一子爲國子生賞銀幣珍大成等各陞

一級盧相等賞銀有差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七終